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七回 讀畫軒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薦試經書

話說烏兔相代，盈昃互乘，舊歲盡於除夕，新年始於東皇。果然爆竹轟如，桃符煥然。這正是老人感慨遲暮之時，為子弟的要加意孝敬；幼童漸開知識之日，作父兄的要留心堤防。一切元旦閒話放下。單講過了新年，將近燈節，這五位保舉的陸續進省，叩拜新春外，早已約會二十日黃道天喜，起身赴京。

這孝移的鄰舍街坊，至親好友，都來餞行。舊友戚翰林及兵馬司尤宅，各送進京音信。

又一日，是賃住譚宅房子的客商，有當店、綢緞鋪、海味鋪、煤炭廠幾家，相約抬盒備贐，榮饒雲程。酒席中間，綢緞鋪的景相公道：「咱號裡掌櫃鄧老爺，新從屋裡下河南來，坐了一頂好馱轎。譚爺上京，只要到驢馬廠扣幾頭好驢子，將馱轎坐上，又自在，又好看。」孝移道：「車已是僱覓停當，盛情心領罷。」當鋪宋相公道：「景爺說的不差，行李打成包子，棕箱皮包都煞住不動，家人騎上兩頭驢子，譚爺坐在轎裡，就是一個做老爺的采頭。」孝移笑道：「同行已有定約，不便再為更改了。」說完，席終而去。

十七日婁先生上學。十九日王中打點行李，裝裹搭囊，賬房算明，帶了三百兩盤纏，跟的是廚子鄧祥並德喜兒。晚上孝移到祠堂祝告了上京原由，拈香行禮已畢，回到樓下。王氏安置酒席一桌餞行。孝移坐下，喚德喜兒：「叫王中來。」王中來到，孝移道：「你的話，我明日到路上說。你可打算行李，休遺漏下東西。」王中道：「明日要送到河上，看上了船回來。」

孝移道：「是了，你去罷。」王氏滿斟一杯，放在孝移面前，叫端福兒放箸兒。王氏開口便道：「去年吩咐的，我一句一句都記著哩，不用再說。你只管放心，我不是那不明白的人。」孝移笑道：「你明白才好哩。」又向端福道：「你凡事要問你先生。休要在你娘跟前強嘴，休要往外去。」端福兒道：「知道。」又吃了幾杯，趙大兒收拾傢伙，都睡了。到了次日黎明，合家都起來，車夫催著上行李，說：「那五輛車都走了，約定今晚一店住哩。」婁先生與王隆吉等已從過道里過來，到前門看行。王氏送至二門，見先生與閻相公們俱在門前，便回去了。端福就與婁樸站在一處。孝移將上車時，向潛齋深深一揖道：「吾家聽子而行，更無他懇。」說完上車而去。

王中牽馬，與鄧祥、德喜兒跟著。只聽德喜叫道：「大爺叫王中上車，鄧祥替你騎馬。上了船，王中騎馬而回。」於是王中上車，孝移直吩咐了四十多里話。到了黃河，王中下車，將車運在船上。主人上船，叫王中道：「你回去罷，小心門戶，照看相公讀書。萬不可有慢師爺。」須臾開船，王中牽馬北望，卻有些慘然不樂。直等得船行遠了，認不得那個布帆是主人船上的，方才騎馬而歸。

卻說譚孝移黃河已渡，夜宿曉行。過鄴郡，歷邢台，涉滹沱，經范陽，到良鄉住下。收了一個長班，手本上開張升名子，就店內送了盒酒，磕下頭去。孝移道：「起來說話。」問道：「你叫張升什麼？」班役道：「小的叫張法義，因伺候老爺們上京，都是指日高升，這個張升名子叫著好聽些。小的不敢動問，老爺是高遷那一步功名？小的好便宜伺候。」孝移道：「是保舉賢良方正。」張升道：「這是禮部的事，將來還要到吏部哩。老爺天喜，小的伺候也是極有光彩的。只是要費錢，處處都是有規矩的，老爺必不可惜費。那是不用小的回明的話。」孝移道：「原不惜費，只要用之有名，各得其當就是。」那張升雖口中答應道：「老爺吩咐極是。」無奈心中早悄悄的寫下一個「迂」字。孝移又問道：「這良鄉到京，還有多遠呢？」長班道：「六十里。」孝移道：「明日再起五更，傍午可以進京。」

長班道：「明日日落時進京，就算極早。」孝移道：「有什麼耽擱呢？」長班道：「過稅。」孝移道：「帶的東西該過稅，就上幾兩銀子。不過開開箱籠，驗看物件，我們再裝一遍，有甚延遲。」長班道：「噫！要驗箱子卻好了。那衙役小班，再也是不驗的，只說是賞酒飯錢，開口要幾十兩。這個飯價，是確切不移的。要不照他數目，把車兒來一輛停一輛，擺的泥屐兒一般。俟到日落時，要十兩給他八兩，也就行了。若說是個官員，一發他不理。俗說道：『硬過船，軟過關。』一個軟字，成了過關的條規。」孝移道：「明日隨時看罷。」到次日五鼓雞鳴，大家起來。一主兩僕，一班役，一車夫，一齊望大路趕赴京城。到了午刻，抵達稅亭所在。果然不驗箱籠，不言稅課，只以索飯錢為主。班役同德喜、鄧祥，見了管稅的衙役小馬之輩，一口咬定二十兩。回來稟與主人，說：「稅上著實刁難。」孝移吩咐送銀十六兩，以合說十兩與八兩之數。班役袖著銀子，藏過兩個銀兒，交與稅桌十四兩。那小馬仍然不肯依。但欲已滿了八分，也就漸漸收下。班役回來，催車夫起身，僕役還唧唧噥噥怨恨稅役。孝移歎道：「小人貪利，事本平常，所可恨者，銀兩中飽私囊，不曾濟國家之實用耳。」

馬走如飛，一直進了城門。先尋一處店房，叫做「聯升客寓」，孝移休沐兩日。

但店房中乃是混亂雜區，喧鬧鬧場，孝移如何支持得住。

因命班役，另尋一處清淨房子，到第三日搬運遷移。果然在憫忠寺後街上有一處宅院，第一好處兩鄰緊密，不怕偷兒生心，這便是客邊棲身最為上吉要著。孝移進院一看，房屋高朗，台砌寬平，上懸一面「讀畫軒」匾，掃得一清如水。院內兩株白鬆，怪柯撐天；千個修竹，濃蔭罩地；十來盆花卉兒，含蕊放葩；半畝方塘，有十數尾紅魚兒，衝尾吹沫，頓覺耳目為之一清。及上的廳來，裊裊的直如雪洞一般，字畫不過三五張，俱是法書名繪，幾上一塊黝黑的大英石，東牆上一張大瑤琴，此外更無長物。推開側房小門，內邊一張藤榻，近窗一張桌兒，不用髹漆，木紋肌理如畫，此外，兩椅二兀而已。孝移喜其清雅，口稱：「好！好！」這些鋪牀疊被，安筍頓芟的話，何必瑣陳。當晚睡下。

次日起來，梳盥已畢。只見長班走來稟道：「老爺居住已妥，這拜客以及投文各樣事體，須得陸續辦來。老爺鄉親舊友，或是某部某司，翰、詹、科、道，開與小的個單子，小的都是知道寓處的。就有不知道的，不過一個時辰就訪的出來。至於部裡投文，小的也查問確實。這開單子拜客，是老爺的事。打點投文，是小的的事。」孝移道：「我的親友，你如何一時便知？」長班道：「小的們胸藏一部簿紳，腳踏千條衙衙，有何難訪難問？至於書辦，小的們也怕他一一怕上了他們的當。」孝移道：「今日乘便，先拜主人，回來開單子與你。你且說這主人翁，是怎麼的一個人？」長班道：「這是柏老爺房子。這老爺名喚柏永齡，是累代一個富戶。這位老爺，當年做過司務廳，後來又轉到吏部。為人極是好的，專一濟貧救厄，積的今年八十多歲，耳不聾，眼不花。總是一個佛心厚道的人。老爺要拜他，小的先為傳帖。」孝移叫德喜兒取出護書年家眷弟帖，並土物四事，付與張升。

一路出的院門，轉個彎兒就到柏公門首。看門的乃是一個半癡半跛的五十歲老奴。班役高聲說道：「有客來拜，這是帖兒，傳進去。」老奴扭嘴道：「我不管。」班役向腰中摸出十個錢，遞到手裡，說道：「這是你的門包。」老奴啞的笑道：

「爺在廳院，跟我來，不怕狗咬。」原來二門內，鎖著一隻披毛大獅子狗，老奴抱住狗頭，說道：「你們過去罷。他不敢咬，我蒙住他的眼哩。」班役執帖，孝移隨著。德喜兒抱著土儀，躲著狗，也過去。班役見柏公說道：「譚老爺來拜。」柏公猜著是新住的客，手執拐杖相迎。譚孝移一看，乃是黃髮皺面，修髯彎背，一個壽星老頭兒。譚孝移進廳為禮，那老者卻杖相還，兩人互相謙抑，僅成半禮。柏公又謝了厚賜，分賓主坐下。

這邊是高聲說些「居停異地，還得打攪數月」。那邊說「草榻棲賢，只恐有褻起居」。柏公喚茶，只見一個垂髫婢女，一盤捧著兩盞碗茶，在閃屏邊露著半面。柏公叫道：「蝦蟆接茶來。」那老奴方舍了狗，道：「你敢動麼！」站起身子，一顛一顛上廳來。接盤在手，分賓主送訖。茶畢，即行起身。一送一辭，老奴仍自抱犬，柏公仍自攜杖，送至大門而別。一來交淺，本無深言，二來一個聾瞶老翁，孝移亦不肯令其疲於聆聽。

回至讀畫軒，班役便催寫拜客單兒。孝移道：「明晨拜客，不過兩個地方，不用開單。待我晚上尋思，再酌度。」班役道：

「老爺到京，辦理功名，貴省在京做官的極多，各處投上個帖兒，也是一番好拉扯，為甚的只一兩處？」孝移道：「我只揀實有相與的走走，別的素日無交，不敢妄為起動。有翰林戚老爺，那是舊日同窗，極相好的。有兵馬司尤老爺，是同街的鄉鄰，也極相好。我帶著他兩家平安家信，這是一定要拜的。」

至於別的老爺，我卻知道他的官爵，他全不曉我的姓名，如何敢去？如何肯去？我想明日先不拜客，我有一處地方，一定先要到。」班役問道：「何處？」孝移道：「要到鴻臚寺衙門。」班役道：「拜客是到各位老爺私寓，沒有上衙門拜客的理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是拜客。先人曾做過鴻臚寺，雖隔了數輩，到底是先人做過官的地方，一定該望望。原是後輩兒孫一點瞻依之心。」長班道：「老爺說的很是。」

到了次日，長班早飯後來了，鄧祥套車已定，孝移上了車，德喜跟著，直進正陽門，上鴻臚寺來。長班引著進了角門，到大堂，看了匾額。孝移自付道：「先人居官之地，後代到此不過一看而已。這個不克繩祖的罪過，只有己心明白，說不出來。」

因此一心只想教子讀書成名，以乾父蠱，別個並無良策。出了鴻臚寺，徑坐車回寓。及至到了花園，日色下午。柏永齡差人送伏醬一缶，臘醋一瓶，下飯鹹菜四色，以表東道之情。德喜與了來人賞封而去。

次日晨後，班役隨路買了手本，孝移寫了拜名，徑上戚翰林寓處。班役領車到門首，投了手本。管門的說道：「內邊會客哩，把老爺的帖收了，客去就請會。」豈知戚公看見同鄉厚友的名帖，飛風出迎，只聽得走的響，說道：「請！請！請！」

一徑接著，便拉住孝移袖口，口中說著「幾時進京？」腳下已過了幾重門限。上的廳來，孝移見廳上坐著一位青年官員，戚公便道：「這是複姓濮陽的太史老先生。」孝移忙為下禮，濮陽太史慢慢的答了半揖。這孝移方與戚公為禮。戚公讓孝移坐了陪位。濮陽公問道：「這位尊姓？」戚公代答道：「這是敝鄉親譚公，表字孝移。」濮陽公諾了兩聲，仍向戚公道：

「適才沒說完。我們衙門，向日前輩老先生館課，不過是《昭明文選》上題目，《文苑英華》上典故。那些老先生們，好不方便。如今添出草青詞，這館課大半是成仙入道的事。即如昨日，掌院出的是《東來紫氣滿函關》，即以題字為韻。向日也只說是老子騎牛過函關，昨晚查了一查，方知坐的是簿什麼...

...什麼車？」戚公向孝移道：「孝老說一說，是簿什麼車？」這孝移天性謙恭，怎敢在太史公面前講學問，俯躬答道：「不甚曉得。」這戚公見濮陽公光景，心中頗覺不耐，又向孝移道：「當日同窗時，你就是我行秘書，有疑必問，你宗宗兒說個元元本本。今久不見面，又不知如何博雅哩。的確老子所乘是什麼車？」孝移踉蹌答道：「像是簿傘之車。」濮陽公答道：「是了。」又問：「傘是個什麼東西？」孝移道：「像是如今席棚子，不知是也不是？」濮陽公忽的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本欲暢談聆教，爭乃散衙事忙，明日建醮，該速遞青詞稿。幸會，幸會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。二人起身相送。濮陽公辭了遠客，單著戚公送出大門而去。

戚公回來，孝移方才袖中取出戚宅平安家信，說了府上一切清泰的情形。孝移方欲告辭，戚公那裡肯放，即令過午。因說道：「弟之所學，遠遜於兄，幸列科名，更爾偶叨清選，真正自慚疏陋。想著告假回籍，得以林下誦讀，少添學業，再進京不遲。如這濮陽公，二十歲得了館選，豐格清姿，資性聰明，真可謂木天雋望。不知怎的，專一學了個不甚禮人；不知人家早已不禮他。」孝移聞說，心中卻動了一個念頭：人家一個少年翰林，自己任意兒，還以不謙惹刺；我一個老生兒子，還不知幾時方進個學，若是任他任意兒，將來伊於胡底？口中不言，已動了思歸教子之念。

過午已畢，略敘一會，即辭歸寓。次日，又拜兵馬司尤公。

尤公適有閒時，急緊接入內書房。看了家書，這久別渴慕，細問家況話頭，一筆掃過。尤公便問道：「今日還拜客與否？」孝移道：「已拜過戚老爺。別個素昧平生，何敢唐突。」尤公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這些京官，大概都是眼孔大的，外邊道、府、州、縣，都瞧不著。有知竅的進京來，若有個筆帕之敬，自然禮尚往來；若白白說些瞻依囉就話頭，就是司空見慣矣，不如學禰正平懷刺漫滅罷。老學兄天性恬淡，自然不走熱鬧場兒，可敬之至！」孝移道：「尚有宋門上汪荇洲，俺兩個同案進學，今做京官，若不看他一看，怕惹他心裡怪。」尤公道：「不怪，不怪。他是有名不理鄉黨的，專一趨奉大僚。大凡援上者必凌下，何苦惹他？你去投個帖兒，不過是謹具『清風兩袖』；他的回帖也就曠亡而投。不必，不必。」孝移也就軒渠大笑。尤公留吃午飯，口嚼本鄉之味，耳聽關切之談，卻是客況中第一個大快景。

傍晚回到柏公花園，下車到了讀書軒。長班稟辭，又問道：

「老爺看豐台不看？」孝移問其所以，長班道：「豐台在這城外西南角，離此只六七里。那是種花所在，有一二十個花園，百樣花草俱有。如今芍藥正開，老爺看看何如？這個路，可以坐自己的車，回來進彰儀門。」孝移應允，德喜、鄧祥俱有喜色。

次日吃了早飯，果齊赴豐台。時值芍藥盛開之候，天氣有些熱了。孝移遍看亭台園籬，泉涓木欣，春花爭放光景，卻也甚饒清興。買了肆中幾碗茶，吃了點心。這僕役三人，也沾了兩瓶簾兒酒，熱的棉衣都沾了汗。說：「回轉罷。」長班引著，偃城邊道兒，上彰儀門來。

原來長班有個同伙，在彰儀門，他要寄個信息到良鄉去，故迂二三里路兒，從這兒回來。這一路紺宮碧宇，古柏虬鬆，亦復不少，煞甚好看。及到彰儀門，天氣變了。原來天氣有一定次序，春暖、夏熱、秋涼、冬寒，是循序漸進的。今當溫和之時，忽而大燥起來，此天變之候也。大風突起西北，不知怎的黑雲已罩了半壁天，長班也顧不得尋覓同伙，別領個巷口，一拐一彎，望憫忠寺飛奔。將近一里許，偏不能到，這雷聲忽忽的不斷，雨點兒大如茶杯，內中夾著冰雹下來。須臾，雨也沒了，單單冰雹下傾，乒乒乓乓，真正是屋瓦皆震，滿街避丸，好不厲害怕人也。孝移在車上，只聽得車棚鼓音，播的是撒豆點。轅馬股票，僕從抱頭如犬，亂喊道：「不好了，老爺下車避一避！」孝移伸足下車，三僕抱接下來，扯上一個大門樓，避禍躲災。孝移上的門樓站下，三人自去卸馬，不覺暗歎道：

「『吉凶悔吝生乎動』，此理是斷乎不錯的。」把馬也牽上門樓來，人馬擠在一處，不成看像。孝移看那門上，一旁貼了「存仁堂柳」，一旁貼了個藍簽「禪服」兩字。便向長班道：「此內可有暫存身的地方否？」長班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大客廳、東書房，小的引老爺進去坐坐不妨。這是柳先生家。只是簷水大流怕濕了衣服。」孝移道：「走緊著不妨。」鄧祥說德喜兒：「為啥不帶雨衣？」德喜兒道：「誰料下冷子雹冰。」長班道：「往後出門，也要君子防不然。」

卻說長班引著孝移，進了二門，客廳上有堂眷看雨，徑引的上東書房。孝移進了書房門，因衣服濕了，不便就坐，四圍詳看。只見前簷下，一旁畫眉竹籠，往上亂跳；一旁鸚哥銅架，銜鎖橫移。內邊一張大條幾，中間一架高二尺的方鏡屏，左邊一個高一尺的水晶雕的南極壽星，右邊一個劉海戲蟾，笑嘻嘻手拿著三條腿的蝦蟆，銅絲兒貫著錢，在頭上懸著。夾縫中間，放著擲色子饒盜盆——孝移也不認得，只說是栽水仙盆兒。東邊一張方桌，一個神龕，掛著紅綢小幔子，也不知是什麼神。

但見列著廣錫方爐，兩個方花瓶，一對火燭台盤，俱有二尺高，一個小銅磬兒，放著碎帛編的磬錘。至於滿壁書畫，卻都是俗葩凡豔，再不曉的是個什麼人家。垂唾之時，又見磚縫裡有一塊二三錢的銀子。因問長班道：「這主人是甚的人？」長班道：「這是柳先生家。將來老爺還要借重他哩，從他父親就是吏、戶兩部當該的書辦。」孝移見天雨已住，想走。原來驟雨無終日，半個時辰，雲過雨歇，依舊出門上車。

長班還進書房，把那賭博丟下磚縫銀子拾了，方才與二僕踏泥相隨。

到了花園讀書軒，恰好柏永齡因雨隔住，正在軒上。相見為禮，柏公道：「請更更換靴。」孝移連拱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遂即脫濕易乾。柏公讓坐，賓主依次。柏公道：「連日想來一候，只為步履少艱，俱是先使人問過，然後敢來。因老先生事忙，多逢公出。今日知是往游豐台，料得午後必回，天氣晴和，預來恭候。不料突遇冰雹，方疑老先生在城外寺院避雨，多等一會兒，誰知冒雨而歸。適才盆傾甕覆之時，何處停車？」孝移道：「城外已遇大風，飛奔進城，到一個大衙門裡，硬雨如箭。不得已向一個大門樓子進去，到一個書房，停一大會，兩住，方才回來。不意老先生久等。現今泥汙甚大，老先生不必急旋，少留款坐，幸爾攀談。」

」柏公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老來重聽，望坐近，聲高些，好聆教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敢動問老先生，高年幾多？」柏公道：「八十五歲。」孝移道：「矍鑠康健，只像五六十歲模樣。可喜，可慶。」柏公道：「樗材無用，枉占歲月，徒做子孫贅瘤。但活一天，還要管一天閒事，未知何日才蓋棺事完。」孝移道：「老先生年尊享福，諸凡一切，也不必縈心掛意，以擾天倪。」柏公道：「人老了，也自覺糊塗。聆教，聆教。」孝移又問道：「適才避雨之家，說是姓柳。長班呼為『當該的書辦』，這個稱呼，是怎麼說？」柏公道：「老朽是宣德年生的，彼一時，弄權招賄的房科，人恨極了，叫做『當革的書辦』到成化年間，又把這斥革字樣，改為『該』字。」二公大笑。這柏公因說起「當革的書辦」，便觸起三十年宿怨，說：「這京城各衙門書辦，都是了不得的。我這小功名，就是他們弄大案蹭蹬了。一一歇一歇兒細說。」孝移見柏公有些惱意，又帶了幾聲咳嗽，便說道：「此輩行徑，不必縷述。咱看看魚罷，怕雹子打壞了。」柏公忽的笑道：「『該看』，是『革看』？」兩人大笑。

果然同到塘邊，只見那魚得新水，一發搖擺起來，好不喜人。柏公回首向孝移道：「煩盛價和一塊面來喂他一喂。」德喜兒不敢怠慢，刻下和了一塊面塊。柏公接了，把竹杖放太湖石上，坐個涼墩，亦讓孝移坐了一個。手撕面塊如豆兒大，才丟一塊，幾個魚兒爭以口吞，那不得的魚兒，極像也有悵然之意。忽的又一塊面下去，眾魚爭先來接。柏公拚那面塊，忽東忽西，把些魚兒引得斜逐回爭，擺了滿塘魚麗之陣。把一個八十五歲老頭兒，喜的張開沒牙的嘴，笑得眼兒沒縫。總之年老人性情，觸起宿怨，定要引繩批根；娛以素好，不覺帆隨湘轉。

這孝移是天性純篤之人，起初看魚的意思，不過是怕老人生氣，娛以濠梁之趣。及見這老頭兒天機暢遂，忽的暗歎道：「吾當年失事親之道矣！」

二人正在塘邊觀魚，忽的一乘二人轎子到院。方驚以為有客答拜，原來就是柏公兒子怕泥泞，拄杖失足，用轎來接。柏公要告辭回家，孝移意欲挽留，柏公說道：「我的重孫兒六歲了，教他在我牀前唸書。早晨認會了『一而十，十而百……』四句，午後該認下四句，我如回去遲了，耽擱工夫，如何好吃孫子媳婦做的飯呢？」說著又大笑起來。回首一拱，上轎而去。

這譚孝移因柏公教曾孫，這教子之念，如何能已，歸志又定下了一多半了。

卻說張升一日討咨文投遞禮部投咨分賞，孝移只得與了。

投咨回來，說：「休要誤了月下月初一日過堂。」這孝移在京，原拜了本省戚、尤二公，後來請了席。那丹徒至親的一二位京官，彼此答拜、請酒的話，亦不必言。

到了次月初一日，禮部過堂。尚書正坐，侍郎旁坐，儀制司書辦唱名。方曉得各省保舉賢良方正，人文到部者，只有七省。那遠省毫無舉動。不覺暗道：「婁潛齋家居秀才，料事如此明鑒。將來發達，必是諳練事體之員。」

出了禮部，過堂回來，整閒無事。因往書肆中購些新書，又向古董鋪買了些故書舊冊，翻披檢閱。又兼睹皇居之壯麗，官僚之威儀，人煙貨物之輻輳，自覺胸懷比前宏闊。兼以翻閱書籍，學問也較之舊日，越發博洽。

又一日，只見張升來了，說道：「禮部出來一個條子，抄來看看。」孝移接看，上面寫著：

禮部示諭各省保舉賢良方正人員知悉：目今人文到部只有九省，候滇、黔、兩粵陸續到部時，一同考試，啟奏，引見。

各宜邸寓靜候，不得擅自回籍，貽誤未便。特示。

原來嘉靖之時，禮部是最忙的，先是議興獻皇帝的典禮，數年未決。繼又辦章聖皇太后葬事，先營大峪山，後又祔葬純山。又兼此時，皇上崇方士邵元節，繼又崇方士陶仲文，每日齋醮，草青詞，撰祈文，都要翰林院、禮部辦理。因今保舉賢良，尚有遠省未到，不敢啟奏，又怕有守候已久，私自回籍者，所以出這條子。孝移看完，只得旅邸守候。也虧得是富家，資斧不窘，有河南順人來往帶家書，捎盤費。

荏荏苒苒，已到九月末旬。忽一日邸鈔中夾著一張《河南鄉試題名錄》，內見第十九名「婁昭，祥符學生，五經」，驚喜不勝。不覺拍手失聲道：「潛齋中矣，潛齋中的好！」少一時，一喜之中又添一慮。喜的是知交密友，發達伊始；慮的是托過妻、子之人，來春赴京，不能代理。孝移中夜思量，次日寫了一封遙賀潛齋的書札，一封王氏、端福的家信，一封閻相公的書，一封孔耘軒的書，一個王中的論帖，又與周東宿一封候起居的書，內托轉付家音話說。繕寫已明，包封停當，帶了鄧祥，去拜河南提塘官，央他包封於河南祥符儒學京報之中，順塘路發回。

河南路近京城，不半月，這周東宿拆開京報看時，內有一束是譚忠弼拜懇轉付家音的。說道：「正好，正好。」即差胡門斗送至譚宅，又吩咐道：「即請譚宅少相公，兼到北門請新科婁翁少相公，俱於明日早晨到學問話。」

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科場已畢，新學院上任，交代之畢，即要坐考開祥。這些關防詐偽，以及場規條件，剔弊革奸告示，不用瑣陳。這學院乃是一個名儒，首重經術，行文各學，責令舉報「儒童中有能背通《五經》者，文理稍順，即准入學充附。」

「中州乃理學名區，各該教官不得以本州縣並無能誦《五經》之儒童，混詳塞責取咎」云云。

這牌行到祥符學署，周東宿即請陳喬齡商議這宗事體。說道：「弟蒞任日淺，寅兄在此十年有餘，誰家儒童殫心《五經》，好備文申送。」陳喬齡道：「我以實告，這事我就全不在行。我當日做秀才時，卷皮原寫習《詩經》，其實我只讀過三本兒，並沒讀完。從的先生又說，經文只用八十篇，遭遭不走。我也有個抄本兒，及下場時，四道經題，俱抄寫別人稿兒。出場時，連題也就忘了。如今做官，逢著月課，只出《四書》題，經題隨秀才們自己揀著做，就沒有經文也罷。我如何能知曉，誰家儒童能讀《五經》哩。」周東宿道：「這也不難知道。童生讀《五經》，必定有先生父兄教他。只拿過今科生員花名冊一看，看誰是《五經》，便知道他家子弟，他的門徒，即旁人家家子弟讀《五經》的，他也聲氣相通。」陳喬齡搖頭道：「不作準。我看他們《五經》，多是臨場旋報的，希圖《五經》人少，中的數目寬些。一科不中，第二科又是專經。未必作準，姑查查看。」東宿叫書辦拿過生員點名冊一查，內中程希明、婁昭、王尊古、趙西瑛、程希濂五個人是《五經》。喬齡道：「婁昭是中了，聽說他就要上京哩。不如把程希明請來，問問他看誰家子弟能背《五經》。他就在本街南拐裡住，叫門請他來。」

果然門斗去不多時，程嵩淑到了。見了二位老師，作揖，坐下。此番卻毫無酒意，問道：「老師見召，有何見諭？」喬齡道：「今科進場，你與令弟俱是《五經》麼？」程嵩淑笑道：「榜已張了兩個月，老師忽然下問及此，恐是禮部磨勘敗卷，要中這落第的秀才麼？」東宿笑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這是新學台一定要背誦《五經》的童生。想這童生讀《五經》，必定有先生父兄教他。因查這科《五經》下場的，有貴昆仲，及婁年兄等五人，所以請來一問。」嵩淑道：「門生的《五經》，還是初年讀過。舍弟的《五經》，是今年六、七月讀的。」東宿道：

「府上子弟有讀《五經》的麼？」嵩淑笑道：「小兒是晚子，今年五歲，還沒見《三字經》哩。」東宿笑了。又問道：「令徒哩？」嵩淑道：「門生不教學。」東宿道：「那三位《五經》朋友，年兄可知道麼？」嵩淑道：「兩位在鄉，門生與他不甚熟。若說這婁昭，是個真窮經，是老師的好門生。他還說他要著一部《五經正解》哩。如今中了舉，想就顧不得著書了。」東宿道：「他不是譚年兄西席麼？」喬齡道：「是麼。」東宿道：「他教書想必是以《五經》為先的。」嵩淑道：「他教的是他令郎與譚宅相公，去年已聽說讀完四經了，只怕如今《五經》已完。」東宿道：「看來有這兩位了。別的再打聽。」嵩淑笑道：「譚孝移是今春上京，婁潛齋是今冬上京，兩家公子將來又以《五經》應童子試，可謂樞梓並秀。但進賢者蒙上賞，老師將以何者為賞？」東宿笑道：「年兄所舉，俱係城內知交；若說『辟四門』時，年兄又說鄉間全不知道，未免覺得有遺賢良。」嵩淑道：「但願老師於門生，常常欲加之罪（醉）而已，亦何患無辭。」師弟各粲然大笑。

嵩淑辭去，東宿正思量此事，忽然孝移有京中書信，托以轉達。即令門斗送去，並請譚、婁兩學生到學署問話。這門斗去後，次日王中引著兩個學生到學署，二位學師相邀，穿過明倫堂，到私宅相會。行禮已畢，坐下吃茶。東宿看見兩個學生品貌超俗，早已喜不自勝。問了兩家尊人赴京的話，兩學生應對明敏。東宿道：「今日奉請二位世兄到學，因學台有文，要童生內背誦《五經》

者，即准入學。聞兩世兄《五經》熟誦，要備文申送，指日恭喜。」婁樸道：「恐背誦不熟，有辱師爺薦舉。」喬齡道：「咱先考一考，試試何如？」東宿拿過案頭《御頒五經》，各抽幾本，隨提隨接，毫無艱澀之態。兩學生俱是如此。大喜道：「即此便是神童。」喬齡道：「有這兩位，不丟體面了。」即叫學書取童生冊頁二紙，細問兩人，填了三代、年貌，廩保上填了蘇霽，業師上填了婁昭名字。即刻照學院來文傳稿謄真，用印簽日，申到學院去。東宿賞了湖筆二封，徽墨兩匣，京中帶的國子監祭酒寫的扇子兩柄。喬齡獎賞了糖果四封。著門斗同王中送回各家。

卻說學院行文各州縣，要這熟讀《五經》童生。這各縣中文風盛的，便有申送；那文風次的，也難以無為有。文書匯齊之日，開封一府，也有十數個。學院掛牌，上寫道：

提督學院示：祥符等縣申送默誦《五經》童生婁樸等共十四名，俱限十二月初二日當堂面試，勿得臨期有誤。特示。

到了那日，各學教官、廩保，率領各縣童生十四名，齊集轅門伺候。學院閃門，正坐在玉衡堂上。眾人俱各魚貫而進。

挨次點名一遍，復照冊點名面試《五經》。這十四人中，有三個生疏者，其餘俱是提一句接一句，直如順風流水一般，學院大加誇獎。內中惟有婁樸、譚紹聞太覺年幼，學院問了歲數，點點頭兒。說道：「臨場時，各學教官俱於背誦《五經》童生卷面上寫『面試《五經》』四字，用印鈐蓋；交卷時另為一束，勿得臨時錯誤。」說完，雲板響亮，大人退堂。各童生出了衙門，各縣親友，俱在衙前擠看，只見處處作揖，聲聲恭喜。

及考完，各縣《五經》童生，隨縣進了七人。其未入榜者，學院有撥入府學的話兒。忽然院門前一面牌道：「祥符等縣背誦《五經》童生婁樸等十四人，俱限十五日獎賞。」至日，各學教官、廩保帶領已進、未進十四人，仍在轅門伺候。學院大堂點名，開首便叫婁樸、譚紹聞，問道：「你二人前日為何卷不完幅，只有一個破承小講呢？」婁樸、譚紹聞跪下稟道：

「童生並不曾讀文字，不曉得文字是怎麼做的。先生還說，讀《五經》要講明白。《五經》之外，還讀幾部書，才教讀文章哩。」學院道：「你的業師是誰？」婁樸難言父名，東宿代稟道：

「是婁昭。今科中第十九名，是開祥一個名宿。」學院笑道：「應是如此。」又命兩學生站起來說話。「你二人《五經》雖熟，文不完幅，於例不合，難以進你。然要之，也不在此。你二人年僅周紀，即令文字完篇，本院也斷不肯將你兩個進了，恐怕損了你兩個志氣，小了你兩個器量。前日背《五經》時，本院已有成見在胸了。如今本院送你兩個幾部書。」遂回顧道：「將書搬來。」只見兩個門役到後堂，各抱五、六套書，放在公案上。學院指道：「這十二套書，是三部，一部是《理學淵源錄》，一部是本朝列聖御制群臣廣和詩集，一部是先司農的文集。你兩個各領三部而去。你兩個休說本院不踐前言，你父師心裡明白。」東宿命二人磕頭謝訖。學院復向東宿道：「明白本院意思否？」東宿道：「卑職仰窺一二。」學院道：「這兩個童生，玉堂人物，繼此以往，將來都是閣部名臣。本院藻鑒，是定不差的。」各學教官，都點頭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學院又叫來登榜者，說道：「你們場完時，五人俱撥府學。」因命職堂的各與了花紅紙筆。婁、譚抱書不盡，學院命巡役代送出衙。炮聲震天，鼓樂喧鳴，這十四人一齊出了學院門。有詩贊這學院道：

爭說公門桃李林，儒臣別自具深心；

髫齡默寄鼎台望，不在青青一子衿。